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五

空五

符秦三藏曇摩難提譯

牧牛品第四十九之一

第四分別誦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牧牛兒成就十一法牛

群終不長益亦復不能將護其牛云何爲十

一於是牧牛人亦不別其色不解其相應摩

刷而不摩刷不覆護瘡痍不隨時放煙不知

良田茂草處不知安隱之處亦復不知渡處

所不知時宜若牽牛時不留遺餘盡取搆

之是時諸大牛可任用者不隨時將護是謂比丘若牧牛人成就此十一法終不能長養其牛將護其身今此衆中比丘亦復如是終不能有所長益云何爲十一於是比丘不別其色不曉其相應摩刷而不摩刷不覆護瘡痍不隨時放煙不知良田茂草處不知渡處亦復不知安隱之處不知時宜食不知留遺餘諸長老比丘亦不敬待云何比丘不知色於是比丘有四大及四大所造色皆悉不知如是比丘不別其色云何比丘不別其相於

是比丘不知行愚亦不知行智如實而不知
如是比丘不別其相云何比丘應摩刷而不
摩刷於是比丘若眼見色便起色想有諸亂
念又且不守護眼根以不善攝念造衆殃疊
不守護眼根如是比丘若耳聞聲鼻嗅香舌
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起諸亂想亦不守護
意根不改其行如是比丘應摩刷而不摩刷
云何比丘不覆護瘡於是比丘起欲想而不
捨離亦不除去其念若起瞋想殺害想起諸
惡不善想終不捨之如是比丘不覆護瘡云

何比丘不隨時起煙於是比丘所諷誦法不
隨時向人說如是比丘不隨時放煙云何比
丘不知良田茂草於是比丘不知四意止如
實而不知如是比丘不知良田茂草處云何
比丘不知渡處於是比丘不別賢聖八品道
如是比丘不知渡處云何比丘不知所愛於
是比丘於十二部契經祇夜受決偈因緣本
空五
末方等譬喻生經說廣普未曾有法如是比
丘不知所愛云何比丘不知時宜於是比丘
便往輕賤家博戲家如是比丘不知時宜云

何比丘不留遺餘於是比丘有信梵志優婆塞往而語之然諸比丘貪著飲食不知止足如是比丘不留遺餘云何比丘不敬長老諸高德比丘於是比丘不起恭敬之心向諸有德人如是比丘多有所犯是謂比丘不敬長老若有比丘成就十一法終不能於此法中多所饒益若復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能擁護其牛終不失時有所饒益云何爲十一於

十一法於是比丘知色知相知摩刷知覆護瘡知起煙知良田茂草處知所愛知擇道行知渡處知食止足知敬奉長老比丘隨時禮拜云何比丘而知色於是比丘知四大色亦知四大所造色是謂比丘知色云何比丘知

相於是比丘知愚相知智相如實而知之如是比丘知相云何比丘知摩刷於是比丘若欲想起念知捨離亦不慇懃求無欲想若恚想害想及諸惡不善想起念知捨離亦不慇懃求無恚想如是比丘爲知摩刷云何比丘知覆護瘡於是比丘若眼見色不起色想亦不染著而淨眼根除去愁憂惡不善法心不貪樂於中而護眼根如是比丘若耳聞聲鼻賾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不起識想亦不染著而淨意根如是比丘知覆護瘡云何

比丘知起煙於是比丘所從聞法廣與人說如是比丘爲知起煙云何比丘知良田茂草處於是比丘賢聖八品道如實知之是謂比丘知良田茂草處云何比丘知所愛於是比丘若聞如來所說法寶心便愛樂如是比丘爲知所愛云何比丘擇道行於是比丘於十二部經擇而行之所謂契經祇夜授決偈因緣本末方等譬喻生經說廣普未曾有法如是比丘知擇道行云何比丘知渡處於是比丘知四意止是謂比丘知渡處云何比丘知

食止足於是比丘有信梵志優婆塞來請者
不貪飲食能自止足如是比丘爲知止足云
何比丘隨時恭奉長老比丘於是比丘恒以
身口意善行向諸長老比丘於是比丘隨時
恭奉長老比丘如是著成就十一法者於現
四
法中多所饒益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牧牛不放逸 其主獲其福 六牛六年中
展轉六十牛 比丘戒成就 於禪得自在
六根而寂然 六年成六通
如是比丘若有人能離此惡法成就十一法

者於現法中多所饒益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
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十一法者必
能有所成長云何爲十一於是比丘戒成就

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
就諸根寂靜飲食知止足恒修行共法亦知
其方便分別其義不著利養如是比丘若成
就此十一法者堪任長養所以然者一切諸
行正有十一法爾時阿難白世尊言何以故

正有十一法無有出者云何爲十一所謂阿
練若乞食一處坐一時食正中食不擇家食
守三衣坐樹下露坐間靜之處著補衲衣若
在塚間是謂比丘有人成就此十一法便能
立五
有所至我今復重告汝若有人十一年中學
此法即於現身成阿那含轉身便成阿羅漢
諸比丘且捨十一年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一年學此法者便成二果若阿那含若阿羅
漢且捨十二月若能一月之中修行其法彼
比丘必成二果若阿那含若阿羅漢所以然

者十二因緣皆出十一法中所謂生老病死
愁憂苦惱我今教諸比丘當如迦葉比丘之
比設有人行謙苦之法此行難及所以然者
迦葉比丘成就此十一法當知過去多薩阿
竭成等正覺亦成就此十一苦法今迦葉比
丘皆慤念一切衆生若供養過去諸聲聞後
身方當乃得受報設供養迦葉者現身便受
其報設我不成無上等正覺後當由迦葉成
等正覺由此因緣故迦葉比丘勝過去諸聲
聞其能如迦葉比丘者此則上行如是比丘

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
時佛與無數衆生前後圍遶而爲說法爾時
舍利弗將衆多比丘而經行大目捷連及大
迦葉阿那律離越迦旃延滿願子優波離須
善提羅云阿難比丘各各將衆多比丘自相
娛樂提婆達兜亦復將衆多比丘而自經行
爾時世尊見諸神足弟子各將其衆而自經
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根情性各各相似
善者與善共并惡者與惡共并猶如乳與乳

相應酥與酥相應糞與屎溺各自相應此亦
如是衆生根源所行法則各自相應善者與
善相應惡者與惡相應汝等頗見舍利弗比
丘將諸比丘經行乎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
之佛告比丘如此諸人皆智慧之士又告比
丘汝等頗見目連比丘將諸比丘經行乎諸
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比丘
空五
皆是神足之士又問汝等見迦葉將諸比丘
而經行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
此諸上士皆是十二頭陀行法之人也又問

汝等見阿那律比丘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賢士皆天眼第一又問頗見離越比丘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比丘此諸人皆是入定之士又問汝等頗見迦旃延比丘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上士皆是分別義理之人又問汝等頗見滿願子比丘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比丘此諸賢士皆是說法之人又問汝等頗見優波離將諸比丘而經行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人爲惡之首無有善本爾時世尊便說斯

人皆是持禁律之人又問汝等頗見須菩提比丘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上人皆是解空第一又問汝等頗見羅云比丘不乎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賢士皆是戒具足士又問汝等頗見阿難比丘不乎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佛告比丘此諸賢士皆是多聞第一所受不忘又問汝等頗見提婆達摩比丘將諸人而經行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人爲惡之首無有善本爾時世尊便說斯

頌

莫與惡知識 與愚共從事 當與善知識
智者而交通 若人本無惡 親近於惡人
後必成惡因 惡名徧天下

爾時提婆達兜弟子三十餘人聞世尊說此

偈已便捨提婆達兜來至佛所頭面禮足求
改重罪又白世尊我等愚惑不識真偽捨善
知識近惡知識唯願世尊當見原恕後更不
犯佛告比丘聽汝悔過改往修來勿復更犯
爾時提婆達兜弟子承世尊教誡在閒靜之

處思惟妙義剋己行法所以然族姓子剝除
鬚髮出家學道者欲修無上梵行爾時諸比
丘皆得阿羅漢比丘當知衆生根源皆自相
類惡者與惡相從善者與善相從過去將來
衆生根源亦復如是以類相從猶如以淨與
淨相應不淨者與不淨相應是故比丘當學
與淨相應淨離不淨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留沙法行城中與大比
丘衆五百人俱爾時象舍利弗還捨法服習

白衣行爾時阿難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漸漸至象舍利弗家爾時象舍利弗憑兩女人肩上阿難遙見已便懷愁憂不歡之想象舍利弗見阿難已極懷慚愧獨處而坐爾時阿難乞食周訖還出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空五面坐爾時阿難白佛言向入城乞食漸漸至象舍利弗家見扶兩婦人肩上當見之時甚懷愁憂世尊告曰汝見已爲生何意阿難白佛言我念象舍利弗精進多聞性行柔和長與諸梵行之人說法無狀足云何如今還捨

法服習白衣行時我見已甚懷愁憂然此象舍利弗有大神力威德無量自念我昔曾見與釋提桓因共論云何今日習欲爲惡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所言但非阿羅漢夫阿羅漢者終不還捨法服習白衣行但今阿難勿懷愁悒象舍利弗却後七日當來至此間盡有漏成無漏行然此象舍利弗宿行所牽故致此耳今行具滿當盡有漏爾時象舍利弗却後七日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白佛言唯然世尊聽在末行修沙

門行爾時象舍利弗比丘即得作沙門尋於
座上得阿羅漢爾時象舍利弗著衣持鉢入
城乞食時有舍斬梵志遙見象舍利弗入城
乞食便生斯念此諸釋種子無處不有無處
空五
不偏又過絕我等所行呪術吾今當向城中
九
人民說此沙門瑕憊爾時此梵志語城中人
民曰汝等諸人頗見象舍利弗乎昔日自稱
言是阿羅漢中還捨法服習白衣行與五欲
相娛樂今復更作沙門家家乞食佯現貞廉
觀諸婦人興欲情想還至園中思惟女色不

去心首亦如乏驢不任負馱寂然卧住此釋
種子亦復如是佯現乞食觀諸女色思惟校
計爾時象舍利弗聞此梵志有惡聲響便生
此念此人極爲愚癡興嫉妬心見他得利養
起慳嫉心若已得利養便懷歡喜至白衣家
主行誹謗吾今當制令不爲惡無令此人受
罪無量爾時象舍利弗飛在空中告梵志曰
無眼無巧便 與意謗梵行 自造無益事
人受地獄苦

爾時象舍利弗說此偈已便自退還還歸所

在是時城中人民聞梵志誹謗又聞象舍利弗說偈各生斯念若當如梵志語者然後現神足難及又我等見還捨法服習白衣行是時衆多人民各各相將至象舍利弗所頭面禮足在一一面坐爾時衆多人民問象舍利弗

故而犯戒乎象舍利弗報言有若住學地之人由本緣故而犯禁戒時諸人民復白言尊者先已是阿羅漢復捨法服習白衣行於五欲自相娛樂今復出家學道本先有神足今何故乃爾爾時象舍利弗便說此偈空五

曰頗有阿羅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耶象舍利弗報曰無有阿羅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是時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阿羅漢頗由本緣而犯戒乎象舍利弗報言已得阿羅漢終不犯戒諸人民復白言在學地之人由本緣

遊於世俗禪空五至竟不解脫不得滅盡跡復習於五欲無薪火不然無根枝不生石女無有生羅漢不受漏

爾時諸人民復問象舍利弗曰尊先非羅漢乎象舍利弗報曰我先非羅漢也諸居士當

知五通與六通各各差別今當說十一通夫
五通仙人欲愛已盡若生上界復來墮欲界
六通阿羅漢如來弟子者得漏盡通即於無
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諸人民復白言我等
觀察象舍利弗所說世間無有阿羅漢還捨
法服習白衣行時象舍利弗報曰如是如汝
所言無有阿羅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者有
十一法阿羅漢所不習者云何爲十一漏盡
阿羅漢終不捨法服習白衣行漏盡阿羅漢
終不習不淨行漏盡阿羅漢終不殺生漏盡

阿羅漢終不盜漏盡阿羅漢食終不留遺餘
漏盡阿羅漢終不妄語漏盡阿羅漢終不群
類相佐漏盡阿羅漢終不吐惡言漏盡阿羅
漢終不有狐疑漏盡阿羅漢終不恐懼漏盡
阿羅漢終不受餘師又不更受胞胎是謂諸
生五賢士漏盡阿羅漢終不處十一之地爾時諸
人民白象舍利弗言我等聞尊者所說觀外
道異學如觀空瓶而無所有今察內法如似
蜜瓶靡不甘美今如來正法亦復如是今彼
梵志受罪無量爾時象舍利弗飛在虛空結

跏趺坐便說此偈

不解彼此要 習於外道術 彼此而鬭亂
智者所不行

爾時拘留沙人民白象舍利弗言所說過多
實爲難及猶盲者得眼聾者得聽今尊者所
說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而說法教我等今日
自歸如來法及比丘僧唯願尊者聽爲優婆
塞盡形壽不復殺生爾時象舍利弗與諸人
民說微妙之法令發歡喜之心各從座起禮
足而去爾時尊者阿難聞梵志謗象舍利弗

然無所至尚不能熟視象舍利弗況與共論
即住世尊所以此因緣具白如來爾時世尊
告阿難曰夫論平等阿羅漢當說象舍利弗
是也所以然者今象舍利弗已成阿羅漢昔
所傳羅漢名者今日已獲世俗五通非真實
行後必還失六通者是真實行所以然者此
象舍利弗先有五通今獲六通汝亦當學及
象舍利弗此是其義當念奉行爾時阿難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

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因緣之法善思念
之修習其行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爾時
諸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爲因
緣之法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
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樂緣痛痛緣愛愛
空五
緣受受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不
可稱計如是成此五陰之身彼云何名爲無
明所謂不知苦不知集不知盡不知道此名
爲無明彼云何名爲行所謂行者有三種云
何爲三所謂身行口行意行是謂爲行彼云

何名爲識所謂六識身是也云何爲六所謂
眼耳鼻舌身意識是謂爲識云何爲名所謂
名者痛想念更樂思惟是爲名彼云何爲色
所謂四大身及四大身所造色是謂名爲色
色異名異故曰名色彼云何名六入內六入
云何爲六所謂眼耳鼻舌身意入是謂六入
彼云何名爲更樂所謂六更樂身云何爲六
所謂眼耳鼻舌身意更樂是謂名爲更樂彼
云何爲痛所謂三痛云何爲三所謂樂痛苦
痛不苦不樂痛是謂名爲痛彼云何名爲愛

所謂三受身是也欲愛有愛無有愛是謂爲愛云何爲受所謂四受是云何爲四所謂欲受見受戒受我受是謂四受彼云何爲有所謂三有云何爲三欲有色有無色有是名爲有彼云何爲生所謂生者等具出處受諸有得五陰受諸入是謂爲生彼云何爲老所謂彼衆生於此身分齒落髮白氣力劣竭諸根純熟壽命日衰無復本識是謂爲老云何爲死所謂彼衆生展轉受形身體無溫無常變易五觀分張捨五陰身命根斷壞是謂空五十三

爲死比丘當知故名爲老病死此名爲因緣之法廣分別其義諸佛如來所應施行起大慈哀吾今已辦當念在樹下露坐若在家間當念坐禪勿懷恐難今不精勤後悔無益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如來與諸比丘說甚深緣本然我觀察無甚深之義世尊告曰止止阿難勿興此意所以然者十二因緣者極爲甚深非是常人所能明曉我昔未覺此因緣法時流浪生死無有出期又復阿難不但今日汝言因緣不甚深也昔日以來言不甚深也

所以然者乃昔過去世時有須焰阿須倫王
竊生此念欲捉日月出大海水化身極大海
水齊腰爾時彼阿須倫王有兒名拘那羅自
白其父我今欲於海水沐浴須焰阿須倫報
曰莫樂海水中浴所以然者海水極深且廣
終不堪任海水中浴時拘那羅白言我今觀
水齊大王腰何以故復言甚深是時阿須倫
王即取兒著大海水中爾時阿須倫兒足不
至水底極懷恐怖爾時須焰告其子曰我先
勸汝海水甚深汝言無苦唯我能在大海水

洗浴非汝所能欲洗爾時須焰阿須倫者豈
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須焰者即我身
是也爾時阿須倫兒即汝身是也爾時海水
甚深汝言無苦今復言十二因緣甚深之法
汝復言無是甚深其有衆生不解十二緣法
立五

流轉生死無有出期皆悉迷惑不識行本於
今世至後世從後世至今世永在五惱之中
求出甚難如我初成佛道思惟十二因緣降
伏魔官屬以除無明而得慧明諸闇永除無
復塵垢又我阿難三轉十二說此緣本時即

成覺道以此方便知十二緣法極爲甚深非常人所能宣暢如是阿難當甚深奉持此十二因緣之法當念作是學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爾時羅閱城中有梵志名曰施羅備知諸術外道異學經籍所記天文地理靡不貫練又復教授五百梵志童子又彼城中有異學之士名曰翅寧各有所知爲頻毗娑羅王所見愛敬隨時供養給與梵

志所須之施爾時如來名稱遠布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衆祐度人無量出現世間是時翅寧梵志興此念如來名號甚爲難聞今我欲往問訊親近禮敬是時翅寧梵志便往

空五

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梵志白世尊言沙門瞿曇爲姓何等佛告梵志吾姓刹利梵志問曰諸婆羅門各有此論吾姓最豪無有出者或言姓白或言姓黑婆羅門自稱言梵天所生今沙門瞿曇欲何等論說佛告之

十五

曰梵志當知其有婚姻嫁娶便當求豪貴之姓然我正法之中無有高下是非之名姓也梵志復白言云何瞿曇生處清淨然後法得清淨佛告梵志汝用法清淨生處清淨爲乎梵志又曰諸婆羅門各興此論吾姓最豪無有出者或言姓白或言姓黑婆羅門自稱言梵天所生佛告梵志若當刹利女出嫡婆羅門家設生男兒者當從何姓梵志報曰彼當言婆羅門種所以然者由父遺形故得有此兒佛告梵志若復婆羅門女出嫡刹利家生

男兒者彼當從何姓梵志報曰彼人當是刹利種所以然者由父遺形故得有此兒佛告梵志熟自思惟然後報吾汝今所說前與後皆不相應云何梵志設驢從馬後生駒者當言是馬爲是驢也梵志報曰如此之類當言驢馬所以然者由驢遺形故得此駒也佛告梵志汝熟思惟然後報吾汝今所說前後不相應汝前所說刹利女出嫡婆羅門家若生兒者便言婆羅門種今驢逐馬生駒者便言驢馬將不違前語乎設復梵志若馬逐驢生

駒者名之云何梵志報曰當名爲馬驥佛告之曰云何梵志馬驥驥馬豈復有異乎若復有人言寶一斛復有人言一斛寶此二義豈有異乎梵志報曰此是一義所以然者寶一寶此義不異也佛告梵志云何馬驥驥馬空五此非一義乎梵志報言今沙門瞿曇雖有斯言然婆羅門自稱言吾姓最豪無有出者佛告梵志汝先稱譽其母後復歎說其父若復父亦是婆羅門種母亦是婆羅門種後生二兒彼時其中一兒多諸技術無事不覽第二

子者了無所知是時父母爲敬待何者爲當敬待有智者爲當敬待無所知者梵志報曰其父母應當敬待高德聰明者不應敬待無智者所以然者今此一子無事不了無事不閑正應敬待此子不應敬待無智之子佛告梵志若彼二子一聰明者便復興意作殺盜淫泆十惡之法彼一子不聰明者守護身口意行十善之法一無所犯彼父母應當敬待何者梵志報曰彼父母應當敬待行十善之子彼行惡之人復敬待爲佛告梵志汝先

歎其多聞後歎其戒云何梵志若復有二子
一子父專正母不專正一子父不專正母專
正彼子若母正父不正者無事不閑博知經
善然其父母應敬待何者爲當敬待母淨父
不淨者當爲敬待父淨母不淨者梵志報曰
空五
術第二子父正母不正者既不博學但持十
善然其父母應敬待何者爲當敬待母淨父
不淨者當爲敬待父淨母不淨者梵志報曰
應當敬父淨母不淨之子所以然者由其
應當敬待母淨之子所以然者由知經書博
諸技術故所謂第二子父淨母不淨雖復持
戒而無智慧竟何所至有聞則有戒佛告梵
志汝前歎說父淨不歎說母淨今復歎說母

淨不歎說父淨先歎聞德後歎禁戒復歎說
戒後方說聞云何梵志若彼二梵志子其中
一子多聞博學兼持十善其第二子既無智
慧兼行十惡彼父母應當敬待何者梵志報
曰應當敬父淨母不淨之子所以然者由其
博覽諸經曉諸技術由父淨生得此子兼行
十善無所觸犯一切具足諸德本故佛告之
曰汝本說其姓後說其聞不說其姓後復說
戒不說聞後復說其聞不說其戒汝今歎說
父母聞戒豈不違前言乎梵志白佛言沙門

瞿曇雖有斯言然婆羅門自稱言我姓最豪
貴無有出者世尊告曰諸有嫁娶之處則論
姓然我法中無有此義汝頗聞邊國遠邦及
餘邊地人乎梵志報曰唯然聞之有此諸人
世尊告曰彼土人民有二種之姓云何爲二
一者人二者奴此二姓亦復不定又問云何
不定世尊告曰或先作人後作奴或先作奴
後作人然衆生之類盡同一類而無若干若
復梵志天地敗時世間皆空是時山河石壁
草木之徒皆悉燒盡人亦命終若天地還欲

成時未有日月年歲之限爾時光音天來至
此間是時光音天福德稍盡無復精光展轉
相視興起欲想欲意偏多者便成女人欲意
少者成男子展轉交接便成胞胎由此因緣
故最初有人轉生四姓流布天下當以此方
便知人民盡出於刹利種爾時梵志白世尊
空五十八瞿曇如饑者得伸盲者得目冥者得
見明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與我說
法我今自歸沙門瞿曇唯願與我說法聽爲
優婆塞爾時梵志復白世尊唯願如來當受

我請將諸比丘衆當至我家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是時梵志見佛默然受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還至家中辦具飲食敷諸座具香汁灑地并自吐言如來當於此座爾時施羅梵志將五百弟子至翅寧梵志家遙見彼家敷好座具見已問翅寧梵志汝今欲與男女嫁娶爲欲請摩竭國頻毗娑羅王乎翅寧梵志報曰我亦不請頻毗娑羅王亦無嫁娶之事我今欲施設大福業施羅梵志問曰願聞其意欲施何福業爾時翅寧梵志報

施羅梵志曰當知有釋種子出家學道成無上至真等正覺我今請佛及比丘僧是故辦具種種坐具耳是時施羅梵志語翅寧梵志汝今言佛乎報曰吾今言佛又問甚奇甚特今乃聞佛音響如來竟爲所在吾欲見之翅寧報曰今在羅閱城外竹園中將五百弟子自相娛樂欲往者宜知是時時此梵志即將五百弟子往至佛所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施羅梵志便生此念沙門瞿曇極爲端正身作黃金色我等經籍亦有斯言如來

出世之時實不可遇猶如優曇鉢華時時乃現若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當趣二處若在家者當作轉輪聖王七寶具足若出家學道者必成無上道爲三界世祐我今欲觀佛三十二相爾時梵志唯見三十相而不覩二相起狐疑猶豫不見廣長舌陰馬藏爾時施羅梵志即以偈問曰

吾聞三十二大人之相好今不見二相竟爲在何所貞潔陰馬藏其相甚難喻頗有廣長舌舐耳覆面不願出廣長舌

使我無狐疑又使我見之永無疑結網爾時世尊即吐舌左右舐耳還復縮之爾時世尊即入三昧使彼梵志見馬陰藏時梵志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爾時施羅梵志白佛言我今婆羅門沙門刹利種然沙門婆羅門皆同一道求一解脫唯願沙門聽我等有得同一道乎佛告梵志汝有此見梵志報曰我有斯見佛告梵志汝當興意向一解脫所謂正見是也梵志白佛言正見即是解脫復更有解脫乎世尊告

曰梵志更有解脫得涅槃界其事有八所謂正見正治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謂梵志八種之道得至涅槃爾時梵志白佛言頗有此衆生知此八種道乎世尊告曰非一百千梵志當知無數百千衆生知此八種之道梵志白佛言頗復有此衆生不解此種之道乎世尊告曰有此衆生其不解者非一人也梵志白佛言頗復有衆生不得此法乎佛告之曰有此衆生不得道如此之人十一種云何爲十一所謂奸僞惡語難諫無返

卷五
復好憎性害父母殺阿羅漢斷善根善事遂爲惡計有我起惡念向如來是謂梵志十一之人不能得此八種之道當說此八種道時是時彼梵志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施羅梵志告五百弟子曰汝等各所好者各自誦習吾欲於如來所善修梵行諸弟子白曰我等亦復欲出家學道爾時梵志及五百弟子各各長跪白世尊言唯願世尊聽出家學道佛告諸梵志善來比丘於如來所善修梵行漸盡苦原如來說此語時五百梵志即成沙

爾時世尊漸與五百人說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爲

樂如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盡道爾時世尊廣與諸人說之時五百人諸漏未盡得上人法爾時翅寧梵志又白時到唯願屈神爾

時世尊告施羅等五百比丘汝等各著衣持鉢千比丘圍繞至城中梵志所就座而坐爾時翅寧梵志見五百婆羅門皆作沙門即語之曰善哉諸人趣道之要莫復是過爾時施羅比丘爲翅寧說此偈曰

此外更無法能勝此要者如此之比像善者無過是

爾時翅寧梵志白世尊言唯願世尊小留神待時正爾更辦飲食世尊告曰所辦飲食但時貢之勿懼不足是時翅寧梵志歡喜無量躬自行食供養佛及比丘僧爾時世尊飯食以訖除去食器以若干種華散佛比丘僧上前白佛言唯願世尊男女大小盡求作優婆塞爾時梵志婦懷妊婦人白佛言我有娠亦不知是男是女耶亦復自歸如來聽爲優婆

塞爾時如來與諸大衆說微妙之法即於座上而說此偈

快哉斯福報 所願必得果 漸至安隱處
永無憂厄患 死得生天上 設使諸魔天
亦復不能使 爲福者墮罪 彼亦求方便
賢聖之智慧 當盡於苦本 長離去八難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便從座起而去爾時翅
寧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音釋

永樂北藏

增壹阿含經

第五七冊